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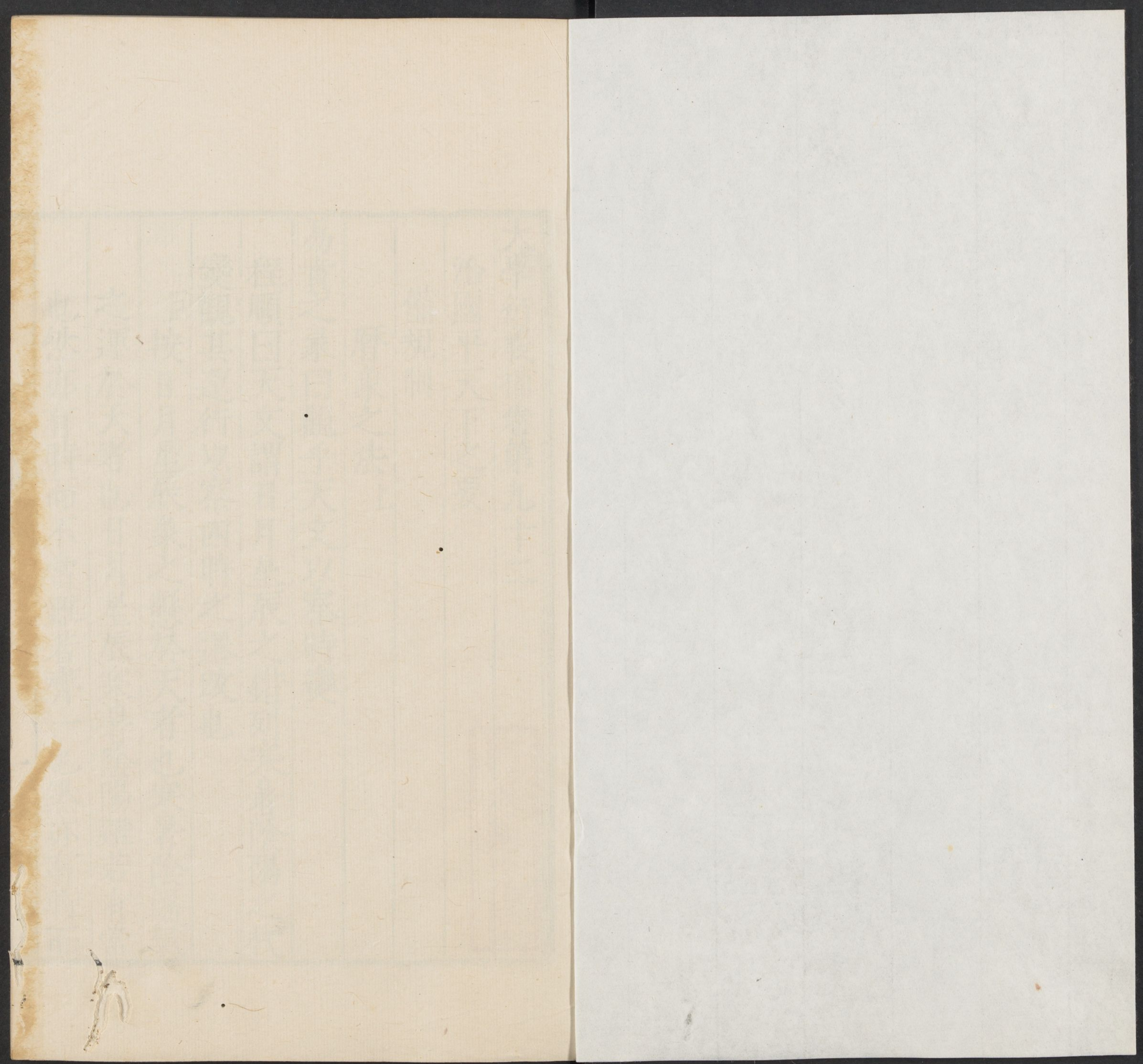
T 1278/4822

34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34

12 JAN 1952



大學衍義補卷第九十二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曆象之法上

易賁之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程頤曰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觀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遷改也

臣按日月星辰象之懸於天者也寒暑陰陽氣之運於天者也日月星辰寒暑陰陽雖若有常也然亦有時而不常雖若齊一也然亦有時而

阿波國文庫

不一故聖人既運其心目之力以察其隨時之
變又創為曆象之器以定其變動之時

革之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程頤曰水火相息為革革變也君子觀變革之象
推日月星辰之遷易以治曆數明四時之序也夫
變易之道事之至大理之至明跡之至著莫如四
時觀四時而順變革則天地合其序矣

朱熹曰四時之變革之大者又曰澤中有火水能
滅火此只是陰盛陽衰火盛則克水水盛則克火
此是澤中有火之象便有那四時改革的意思君

平觀這象便去治曆明時

歐陽脩曰革之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
時天下之事可革者多矣而聖人必以曆言者蓋
事在天下其最易差者莫如曆而不可不脩者亦
莫如曆

臣按治曆明時為治之要務自昔聖帝明王莫
不以此為先焉蓋時行於天而有自然之運曆
為於人而有已然之法然天之運惟其有常也
故一日之間則有晝夜一月之間則有朔望一
年之間則有分至然晝不常晝晝革而為夜夜

不常夜夜革而為晝以至於朔望分至莫不皆
然治曆者隨其常而順其變卽曆數以推之順
時氣以察之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者皆可
以明之矣

大傳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

胡一桂曰象謂日月星辰循度失度

臣按天之道不言而信其於人也有一氣感通
之理故其於人君也恒仁愛之而有告戒之道
焉然其所以告之者豈諄諄命之哉垂象以示
之而已象之循度則有吉之兆象之失度則有

凶之形聖人者心與天通日覩乎天所見之象
心悟夫天所示之意因天之象而象之非特以
之脩於身敏德而遷善由是而形之天下國家
使之趨吉而避凶去惡而從善無非因天之象
以神道而設教者也

書乃命羲和欽若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

人時

朱熹曰羲氏和氏主曆象授時之官曆所以紀數
之書象所以觀天之器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
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二十八宿衆星為經

金木水火土五星爲緯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爲十二次也人時謂耕獲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也

臣按先儒謂事之最大最先在推測天道治曆明時萬事莫不本於此蓋爲治之道在歲周於上而天道以明統正於下而人紀以立苟天道不明則時序錯亂歲月無紀官府脩爲失其先後之序田里耕作悖其次第之宜所以帝世之命官必先於羲和而羲和之職掌必先於曆象有曆以紀其數有象以觀其運則日月之運行

星辰之次舍運於天者有常行驗於人者有常法則官政民庸無不循其序而得其理天下豈有不治者乎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朱熹曰朞猶周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三歲一閏五歲再閏

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

臣按先儒謂歲無定日閏有定法其閏歲三字為此一節之大要其者一歲之足日也歲者一歲之省日也閏者補三歲之省日湊為三歲之足日也蓋無閏則時不定時不定則歲不成三年不閏則差一月而以正月為二月九年不閏則差三月而以春時為夏時寒暑反易歲序不成矣此治曆之法所以以定閏為先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朱熹曰在察也美珠謂之璿璣機也以璿飾機所

以象天體之轉運也衡橫也謂橫簫也以玉為管橫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猶今之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運行於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舜初攝位首察璣衡以齊七政蓋曆象授時所當先也

臣按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日月星辰運行於天所謂天文也然其行也有遲有速有順有逆豈非其變乎然其變之不齊非有器以察之不可得而知也不可得而知則亦不可得而齊也是以帝世有璣衡之設焉以璿為機而用以

後漢書卷之三十一
五
運轉是之謂璣以玉爲管而橫置其中是之謂
衡運之機軸而使之轉動窺其簫管而用以測
度則天文之齊不齊者可得而知矣是故日月
皆循其軌五星不失其序則吾德政之脩於此
可見矣日月之或有薄蝕五星之或有變動則
吾德政之闕於此可見矣因在器之天而觀在
天之天因在天之天而脩在人天之天則天人合
一七政不在天而在人矣

洪範四曰協用五紀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孔穎達曰五者爲天之經紀也

蔡沈曰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歲者序四時也月
者定晦朔也日者正躔度也星經星緯星也辰者
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曆數者占步之法所以紀歲
月日星辰也

唐仲友曰協用五紀所以欽天道而治人事者也
人不天不成歲月日時星辰天之所爲而人所不
能違也天不人不因曆數人之所推而天所不能
違也天與人合而五紀可得而用矣故曰協用五
紀一寒一暑以爲歲春夏秋冬之四時統乎歲者

也一盈一虧以爲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統乎月
者也一晝一夜以爲日朝夕晝夜之四時統乎日
者也一經一緯以爲星辰寒暑之所由推遷日月
之所由交會也合是四者而推步其數以爲曆則
聖人之所以治人事也蓋聖人之協用五紀有三
義焉步其數以授時觀其文以察變法其序以分
職三者備則協用五紀之道盡矣堯典之曆象授
時之事也周官之馮相實掌之辨典之璣衡察變
之事也周官之保章實掌之洪範之庶徵分職之
事也周官之司會實掌之故曰聖人作則以天地

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五紀
之謂也乾坤之策數當卦氣之所直五紀之數該
於易矣賁觀天文以察時變革以治曆明時五紀
之義易備之矣夫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惟大人能之則協用五紀豈可忽哉

吳澂曰歲自冬至至來歲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
四分日之一日行天一周也以分至啓閉定歲之
四時是爲一歲之紀月自合朔至來月合朔凡二
十九日六辰有奇月與日一會也以晦朔弦望定
月之大小是爲一月之紀日自日出至來日日出

歷十二辰日繞地一匝也以晨昏出沒定晝夜長短是爲一日之紀星謂二十八宿衆經星辰謂天之壤因日月所會分經星之度爲十二次觀象測候以驗天之體也是爲星辰之紀曆謂日月五緯所歷之度數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七政行度各有盈縮疾徐立數推筭以步天之用也是爲曆數之紀

臣按先儒謂五紀卽堯典羲和所掌十者紀者如綱之有紀天時所以相維者也五者之紀其中四者皆係於天最後一者乃成乎人蓋所謂曆

者歲日月星辰所歷者皆於此乎稽所謂數者歲日月星辰所行者皆於此乎筭伸四時以定而歲無不成晦朔以辯而月無或虧甲乙以審而日無不正經緯以彰而星辰無或紊是曆與數又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以人而合於天者也謂之曰協用五紀者則天運於上人爲於下皆有以合而一之矣

詩小雅十月之交其首章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朱熹曰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月日交會謂晦朔之間也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然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

臣按曆數之作所以紀日月星辰之行也然行有常度其間有差忒無由知之惟於日月之食

驗焉星官紀日月之食分秒不差時刻不忒則知其曆數之紀無不當矣苟書之於曆者如此及仰於天而驗其象則有不如此者則可以知其失職矣今觀朱熹解詩謂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食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焉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爲非常之變矣其爲說深切著明後世人主所當服膺儆省者也然臣於此竊有見焉自古明睿之君正身脩德雖無變異而所以兢惕者固未嘗敢有所怠忽也惟中才之主適已自文遇有變異一切委之天數而於日月薄蝕尤慢忽焉諉曰此天數一定之常數於我何預焉未食之前星官固已預奏其期時刻秒忽必具旣而頒之天下俾至其日行禮救護一有不應則御史劾之坐以曠職之罪何以見其當食不食哉當食不食安知非推筭者之差哉世主所以不信而生其

變矣其爲說深切著明後世人主所當服膺儆省者也然臣於此竊有見焉自古明睿之君正身脩德雖無變異而所以兢惕者固未嘗敢有所怠忽也惟中才之主適已自文遇有變異一切委之天數而於日月薄蝕尤慢忽焉諉曰此天數一定之常數於我何預焉未食之前星官固已預奏其期時刻秒忽必具旣而頒之天下俾至其日行禮救護一有不應則御史劾之坐以曠職之罪何以見其當食不食哉當食不食安知非推筭者之差哉世主所以不信而生其

慢忽之心者往往以此臣嘗竊觀日者之推祿命而有取焉推祿命者謂災眚之來人能脩德即可變災爲祥有國者遇日月之薄蝕亦猶有身者遇祿命之弗順也因天運必然之數盡人道當然之理一遇日食之變則預思所以脩德而正事任賢而去姦使臣子不至背君父妾婦不至乘其夫小人不至陵君子夷狄不至侵中國則吾之陽盛而天之陽亦從而盛矣尚何陰盛陽微之足慮乎是則先儒之論欲銷變於未然而臣爲此說欲應變於將然銷未然之變非

上知不能應將然之變雖中才可勉也程子曰日食有定數聖人於春秋必書者欲人君因此恐懼脩省者其此意歟

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玄曰土圭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也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

賈公彥曰案土人職云土圭尺有五寸周公欲求土中以營王城故以土圭度日景之法測土之深

謂日景長短之深也正日景者夏日至晝漏半表北得尺五寸景正與土圭等即地中故云正日景以求地中也昔者周公度日景之時置五表五表者於潁川陽城置一表為中表中表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北千里又置一表中表東千里又置一表中表西千里又置一表

臣按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以正日景專以求地中也而馮相氏致日以辨四時之叙始專以考天象焉六抵天道運行如環無端治曆者苟不即其陰消陽息之際以為立法之始則

何從而見其消息之機乎惟於其日晷進退之際而候之則其機將有不可遁者矣候之之法在植表測景以究其氣之始至而用以合其所布之筭兩無差異則曆之本立矣夫自周立表於陽城漢人造曆必先定東西立晷儀唐詔太史測天下之晷凡十二處宋測景則於浚儀之岳臺元人測景之所二十有七舊說表八尺長夏至之景尺有五寸千里而差一寸唐一行已嘗駁議八尺之表表痺景促古今承用未之或革元郭守敬所為表五倍其舊懸施橫梁每至

日中以符竅夾測橫梁之景折取中數又隨所
至之處而立表測景考北極出地高下夏至晷
景長短晝夜刻數多寡然後用之以推驗其法
可謂精密矣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
有八星之位辯其叙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
月以辯四時之序

鄭玄曰馮乘也相視也言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
序也

吳澂曰歲謂歲星所在寅曰攝提格卯曰單閼辰

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涇
灘酉曰作噩戌曰掩茂亥曰大淵獻子曰因敦丑
曰赤奮若歲星左行於地凡歷十二舍而爲一紀
則有十二歲之位月謂斗柄所建自正月建寅至
十二月建丑凡歷十二朔而爲一歲則有十二月
之位辰謂日月所會子曰玄枵亥曰娵訾戌曰降
婁酉曰大梁申曰實沈未曰鶉首午曰鶉火巳曰
鶉尾辰曰壽星卯曰大火寅曰析木丑曰星紀爲
十二辰之位自甲乙丙丁戊巳庚辛壬癸爲十日
之位東方角亢氏房心尾箕南方井鬼柳星張翼

軫西方奎婁胃昂畢觜參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
 為二十八宿之位蓋天象有定位則人事有定序
 辯其叙事而會之者如仲春之月平秩東作厥民
 析則知月之建卯日月會於降婁而為奎婁之次
 仲夏之月平秩南訛厥民因則知其月之建午日
 月會於鶉首而為井鬼之次仲秋之月平秩西成
 厥民夷則知其月之建酉日月會於壽星而為角
 亢之次仲冬之月平在朔易厥民隩則知其月之
 建子日月會於星紀而為斗牛之次以至十有二
 歲十有二月所會天位皆倣乎此冬夏致日春秋
 致月者蓋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丈有三尺夏至日
 在東井景長尺有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
 無愆陽夏無伏陰所以致日春分日在婁月上弦
 於東井下弦於牽牛秋分日在角月上弦於牽牛
 下弦於東井此長短之中所以致月然致日必於
 冬夏致月必於春秋何也天度一月易一位一時
 易一方推之日月所經正在分至為天度之中分
 至之氣正則四時之序亦正矣

臣按吳氏謂分至之氣正則四時之序亦正時
 序正於上則人事定於下此為治必先治曆明

時也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記日月星辰謂二十八宿

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謂變動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

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

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也辨吉凶水旱降

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垂別之妖

祥凡此五物事也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鄭玄曰保守也世守天文之變

吳澂曰天星天文星度也步占之法以星為主故

曰天星十有二辰經天左旋常度不移不足以見

吉凶惟日月五星行乎十二辰之次緯天右轉而

日有薄蝕不蝕在朔望暈日旁珥形點也之變日有虧

盈朏晦而月朏見東方之變五星有贏早出縮晚出

為縮者角生芒之變故總言日月星辰之變動

變動即所謂遷也順則為吉逆則為凶以天象言

則為變動以人事言則為遷二者相參辨之矣以上

解天星以志日月星星土十二土也合而言之曰

九州九州星土之書雖亡可考者十二國之分載

諸傳記裁祥所應亦皆可證昭十年有星出於婺

女鄭裨竈曰今茲歲在顓頊之墟姜氏任氏實守

其地此玄枵為齊之分星而青州之星土也昭三十二年吳伐越晉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釋者曰歲在星紀此星紀為越之分星而揚州之星土也昭元年鄭子產曰成王滅唐而封叔虞焉故參為晉星實沈為參神此實沈為晉之分星而并州之星土也襄九年晉士弱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此大火為宋之分星而豫州之星土也昭十七年星孛及漢申湏曰漢水祥也衛顛頊之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此娵訾為衛之分星而冀州之星土也鄭

謂周史曰此重黎之後也黎為高辛氏火正此鶉尾為楚之分星而荊州之星土也爾雅曰析木為之津釋者謂天漢之津梁為燕此析木為燕之分星而幽州之星土也以至周之鶉火秦之鶉首趙之太梁魯之降婁無非以其州之星土而為其國之分星以星土而占裁祥其應有可徵矣以上解以星土辨九州之地至以觀妖祥歲星在木則水為相之類五星順度為祥流逆失度為妖襄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是謂蛇乘龍梓慎以為宋鄭必飢則言其所屬裨竈以為周楚所惡則言其所衝其歲星垂

次之應乎昭三十二年歲在星紀而吳伐越史墨
 謂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以歲星十二年一周
 存亡之數不過三紀非歲星順次之應乎以類求
 之則歲星太歲皆可參決妖祥之事以上解十月
 二歲之相觀
 妖祥天下之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與眡禛十輝同
 義左氏所謂凡至分啓閉必書雲物占法青為蟲
 赤為兵荒白為喪黃為豐黑為水既言辨吉凶水
 旱又言降豐荒之禛象則亦眡禛叙降之意蓋水
 旱之降為荒年荒年之降為豐年其叙如此以上
 五雲至豐
 荒之禛象十二風者艮為條風從大呂大簇之律

震為明庶風從夾鍾之律巽為清明風從姑洗仲
 呂之律離為景風從蕤賓之律坤為涼風從林鍾
 夷則之律兌為閭闔風從南呂之律乾為不周風
 從無射應鍾之律坎為廣莫風從黃鍾之律傳所
 謂八風從律是也又法於緹室之中因逐月律管
 入地之淺深月氣至則葭灰飛以此察天地之和
 氣然左氏載師曠歌北風又歌南風而知晉楚之
 勝負妖祥之應可決於此乖則異別則離此天地
 之不和而為妖祥也故命之使知所趨避以上解
 以十二
 風至乖別之妖祥上文五事即救政叙事之所從出也政

者國之本詔救政於上則人君知脩省之道事者
有司之常職訪叙事於下則人臣知戒警之意君
臣交脩厥德政事舉而天降祥矣

以上解此此五物者以詔救政

訪叙

臣按所謂五物者日月星辰之變動也星土辨
九州也十有二歲也五雲之物也十有二風也
保章氏之職用此五物以測陰陽之和否察天
地之逆順上以詔之人君使其因災咎而救其
政事之乖別下以訪之臣下使其叙宜事而知
其緩急之次第吳氏論之詳矣凡世之星官所

推步占驗者皆具于是焉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

星辰之行宿離不貸忒毋失經紀以初為常

鄭玄曰經紀謂天文進退度數

方慤曰在人之六典八法在天之日月星辰莫不
存乎書故以命太史日循星以進退者也月應日
以死生者也星者日所舍辰者星所次宿言宿於
此離言離於彼日月星辰之宿離有定數不可忒
忒則司天者之過矣

吳澂曰宿謂所居離謂所麗日月所居所麗在何

辰何星之第幾度推筭不可差忒毋令失其所躔
次之經紀初謂初始常謂不變當依初始以求筭
曆之法而不改變也

臣按太史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卽堯典所謂曆
象日月星辰也曆象有一定之法當夫國家創
業之初已爲之定制常法然每歲日月星辰之
行則不能無變動焉然其變動也或宿或離其
躔次亦不甚相遠而不能出始初常法之外是
以先王之世每遇歲事更端之初卽申命太史
考其行之宿離或進或退皆不可失其常而必
合於初焉後世惟聽司曆者之所自爲而于堯
乃命之制不復講矣此亦一闕典也

春秋隱公三年春王正月己巳日有食之

胡安國曰經書日食三十六去之十有餘歲而精
曆筭者所能考也其行有常度矣然每食必書示
後世治曆明時之法也有常度則災而非異矣每
食必書示後世遇災而懼之意也日者衆陽之宗
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
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凡經所
書者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

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證也是故十月之交詩人以刺日有食之春秋必書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

臣按先儒謂日有食之有食之者也太陽君也而被侵食君道所忌也噫天上之日月有以食之則天下之君亦將有以災之者矣是故人君遇此變也則反諸己乃自咎曰吾德母乃有失歟吾行母乃有虧歟吾之左右母乃有竊威柄者歟吾之臣子母乃有背君父者歟或者盜賊無乃將於此而竊發歟夷狄無乃將於此而侵

陵歟有一于此皆思所以反其事而順於道事其緒而折其萌究其歸而閉其途使之必不至於如此也夫然則其過也人皆仰之如日月之復明矣

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胡安國曰穀梁曰既盡也言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既則其爲變大矣

左傳文公元年曰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

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杜預曰於曆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年三月置閏故曰非禮也步曆之始以爲術之端首暮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日月之行又有遲速而必分爲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爲閏故言歸餘於終斗建不失其次寒暑不失其常故無疑惑四時得所則事無悖禮

孔穎達曰閏後之月中氣在朔則斗柄月初巳指所建之辰閏前之月中氣在晦則斗柄月末方指

所建之辰故月之正在於中氣則斗柄常不失其所指之次如是乃得寒暑不失其常

臣按古今論置閏之法不出乎此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三言

六年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

杜預曰四時漸差則置閏以正之順時命事事不失時則年豐

臣按四時漸差則置閏以正之斯言也治曆明

時之要閏正則寒暑不失而民知耕藝之候而有有秋之望矣食者民之天民得其食則生養遂而禍亂不作矣生民之道豈外是哉

昭公七年晉平公曰何謂六物伯瑕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

孔穎達曰爾雅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周曰年季巡曰載一歲莫不覆載也孫琰曰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年取年穀一熟是年歲卽年也時謂四時春夏秋冬也日謂十日從甲至癸也朔

從正月至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謂日月所會一歲十二會從子至亥也配日言辰無常所分在十二以十幹配之明非一所也

臣按曆象所推步者不過此六物而已

以上曆象之法上

大學衍義補卷第九十三

備規制

曆象之法下

揚子或問渾天曰洛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
丞象之幾幾也近乎莫之能違也請問蓋天曰蓋哉蓋
哉應難未幾也

李軌曰幾近也洛下閎為武帝經營之鮮于妄人
為武帝筭度之耿壽昌為宣帝考象之言乎近其
理矣談天者無能違也再言蓋哉者應難以事未
有近其理也

朱熹曰渾天儀古必有其法遭秦而滅至漢武帝
時洛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
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爲之象宋錢樂又鑄銅作渾
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
尺強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璿璣玉
衡之遺法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密宋朝因之爲儀
三重其在外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
八千四隅在地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側立黑
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跨地平使其
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爲天經斜倚赤單環
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半出
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爲天緯三環表
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爲圓軸
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游之環以其上下四方
於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
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
其赤道則爲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於
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爲黃單環亦刻宿度而
又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
以爲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爲秋分後之日

軌又爲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軸以
水激之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
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四
游儀亦爲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
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
其要平聲中之內面又爲小窵以受玉衡要中之小
軸使衡旣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
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備
故曰四游此其法之大略也

沈括曰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釘蓋
以夜候天晦不可自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人有璣
飾璣疑亦爲此今太史局秘書省銅儀制極精緻
亦以銅釘爲之

臣按自洛下閎造渾天之後魏晉以來率因之
以爲儀至宋朝熙寧沈括之儀宣和璣衡之制
始詳密精緻有出於淳風令璿之表者靖康之
亂儀象之器盡歸於金元人襲用金舊而規環
不協難復施用於是郭守敬乃創爲簡儀仰儀
及諸儀表其說以謂昔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
約爲大半少未得其的乃用二線推測於餘分

後漢書卷之三
織微皆有可考而又當時四海測景之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皆古人所未及爲者其法具載元史而其儀表至今遵用之夫自堯曆象之後而有舜之璣衡所謂璣衡蓋堯之象也舜璣衡之後而有漢之渾天儀象所謂儀象蓋舜之璣衡也後世加以六合三辰四游愈精愈密然歷代相因千載相承未嘗有改也而改之始自於此其郭守敬者雖生胡元之世而實吾華夏之人也天欲啓中國文明之治必豫生知巧之人於數十載之前而創爲一代觀天之器以待

聖人之生承天而膺曆變夷以爲華夫豈偶然之故哉

史記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蓋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嘉穀也民以物享災禍不生所求不匱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放也依物禍災荐至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北正黎司地

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
 故二官咸廢所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
 曆數失序堯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
 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則陰陽調風雨節茂氣至民
 無天疫年者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曆數在爾躬舜
 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夏正以正月殷正
 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蓋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
 反本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
 侯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
 故疇世世相傳傳為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是以

其機祥廢而不統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
 非之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邪音於
 終履端於始序則不行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邪於
 終事則不悖其後戰國並爭在於疆國禽敵救急解
 紛而已豈遑念斯哉是時獨有鄒衍明於五德之傳
 而散消息之分以顯諸侯而亦因秦滅六國亦頗推
 五勝而自以為獲水德之瑞而正以十月色上黑然
 曆度閏餘未能睹其真也漢興高祖曰北時待我而
 起亦自以為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曆及張蒼等咸以
 為然孝文時魯人公孫臣言漢土德宜更元改正朔

易服色當有瑞黃龍見事下丞相張蒼張蒼亦學律曆以為非是罷之今上謂武帝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落下閔運筭轉曆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乃改元更官號因詔御史曰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詹當作校讐之讐也蓋聞昔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五行也建氣物分數然蓋尚矣書缺樂弛朕甚閔焉朕惟未能循明也紬續日分率應水德之勝今日順夏至夏當黃鍾為宮林鍾為徵太族為商南宮為羽姑洗作冬為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復正變以至子

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為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歲在甲攝提格寅在月名畢聚音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臣按太史公推原作曆之始謂神農以前尚矣黃帝始考定星曆蓋是時始有曆也且引堯禪舜之言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蓋見人君繼天而為之子則必推明上天所懸之象所行之度其責任在乎君之身不可忽也人君知其任之在已既以中道自持又必齊七政建五行立四時以示天下之臣民使之知氣候之早晚時序之

先後順時以興作寢息焉下之人奉君之令而不敢違天之時故天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災禍不生而天祿有永矣自堯舜以後以至於三代曆數相傳莫不明時正度以承天意而不敢失其紀序是則有道之世也惟夫昏君庸主不畏天命而失其紀序史不紀時君不告朔臣不共其命諸侯不遵其軌是以其君不克終而禍亂作矣由是觀之則知治曆明時其有關於治亂之大如此承上天之曆數而受其任於躬者其可忽諸其可忽諸

漢志云漢興張蒼首律曆事考武帝時樂官考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知鍾律者百餘人使羲和劉歆典領條奏之參伍以變錯綜其數稽之於古今効之於氣物和之於心耳考之於經傳咸得其實靡不協同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筭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夫推曆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鈎深致遠莫不用焉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於日辰而變化之情可見矣王衡构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綱紀之交以原始造設合樂用焉

臣按漢晉隋書志皆兼律曆律者作樂之法曆者測候之書其事若無闕涉者自太史公言律必兼曆而後世宗之何以見其然哉朱子曰今治曆家用律呂候氣其法最精氣之至也分寸不差蓋此氣都在地中透上來如十一月冬至黃鍾管距地九寸以葭灰實其中至之日氣至灰去晷刻不差由是推之可見古人作樂必推曆以生律而其測候也亦必協律以定曆二者相資以爲用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

又云漢興方綱紀大基庶事草創襲秦正朔以張蒼

言用顓頊曆比於六曆疏闊中最爲微近然正朔服色未覩其真而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至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二歲矣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大史令司馬遷等言曆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寬明經術上廼詔寬曰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爲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不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臣愚以爲三統之制後聖復前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序矣唯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四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

明之制為萬世則遂下詔以七年為元年遂詔卿遂
遷與侍郎尊名大典星官射姓名等議造漢曆廼

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於四方

舉終以定晦朔分至躔離弦望廼以前曆上元太初

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

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

歲在子巳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姓等奏不能為筭願

寡治曆者更造密度各自增減以造漢太初曆廼選

治曆鄧平及長樂司馬可酒泉候宜君侍郎尊及與

民間治曆者凡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洛下閎與

焉都分天部而閎運筭轉曆其法以律起曆曰律容

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律長九

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

六爻象所從出也故黃鍾紀元氣之謂律律法也莫

不取法焉與鄧平所治同於是皆觀新星度日月行

更以推筭如閎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

分日之四十三先藉半日名曰陽曆不藉名曰陰曆

所謂陽曆者先朔月生陰曆者朔而後月廼生平曰

陽曆朔皆先旦月生以朝諸侯王群臣便廼詔遷用

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曆罷廢尤疏遠者十七家復

使校曆律昏明官者淳于陵渠復覆太初曆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陵渠奏狀遂用鄧平曆以平為太史丞

臣按先儒謂深於律曆之術而作為律曆之書志自漢而下太史公一人而已蓋司馬氏世為太史故其於曆法也非徒能言之蓋有所授受也說者謂司馬氏律曆書即太初曆法也司馬氏嘗言六律為萬事根本故太初曆法皆本於律先儒謂洛下閎筭法其法以律起曆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是知黃鍾之

律容一龠長九寸九九八十一則為八十一分漢曆統母日法則本諸此也唐志亦曰漢造曆始以八十一分為統母其數起於黃鍾之龠其法一本於律所謂本於律者蓋謂以律之數起曆司馬氏分律曆為二書劉歆合而為一而班固因之以為志豈無意哉今觀班固述司馬氏之言以為志其間有曰史官喪紀疇人子弟分散解者謂家業世世相傳為疇則知星曆之學必須世業明矣又曰是時御史大夫兒寬明經術上乃詔寬與博士共議則知治曆明時必須

儒者不宜專任技術明矣又曰姓等奏不能爲
筭願募治曆者更造密度則知明曆之官必須
通筭術者又明矣此三事者可以爲後世治曆
者之節度

後漢志曰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
西日違天而東日之所行與運周在天成度在曆成
日居以列宿終於四七受以甲乙終于六旬日月相
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
謂之弦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
體伏謂之晦晦朔合離斗建移辰謂之日月之術則

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是故日行北陸謂
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道發
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歛
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
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日周于天一寒一暑四時備
成萬物畢改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歲首至也
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部部終
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實之月以
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部以部之紀以
記之元以原之然後雖有變化萬殊羸胸無方莫不

結系於此而稟正焉

臣按自古造曆者必先立元自黃帝調曆起辛卯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秦用乙卯漢太初用丁丑三統用庚戌四分用庚辰史謂四分曆元上得庚申有近於緯同於緯則或不得於天曆之廢興以疏密課固不主於元也夫孟子謂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朱子謂必言日至者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曆元也歐陽氏亦謂曆

家之說雖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於此史謂曆之廢興以疏密課蓋以曆之終言也若推原其始不本於元何所造端乎是以黃帝以來立元雖若不同而皆準度於甲子也然則曆烏可無元乎但其假託以同於織緯則不可耳先儒有言曆元止據目前考驗無證其術失之淺上推開闢冥測鴻濛其術近乎迂必也用太史公三紀大備之法范史紀元之目推上元甲子四千五百餘年則其時不遠不近矣

蔡邕天文志曰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

後漢書卷之三十一
夜三日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說周髀數術具在考驗天象多所遺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之度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黃道以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萬世不易之道也

虞喜曰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故曰宣夜但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爲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爲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旁行繞之日近而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渾天者以爲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日月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晝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

王蕃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天包地外地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高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高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

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
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回轉

臣按璣衡之象或謂起於宓戲或謂作於帝嚳
或者又云乃羲和舊器非舜創為也馬融謂上
天之體不可測知天之事者惟有璣衡一事璣
衡即今之渾天儀也王蕃之論亦謂渾儀之制
置天梁地平以定天體為四游以綴赤道者此
謂璣也置望筒橫簫於儀中以窺七曜之行而
知其躔離之次者此謂衡也若六合儀三辰儀
四游儀並列為三重者李淳風所作而黃道儀

者一行所增也始張衡祖洛下閎耿壽昌之法
別為渾象寘輪密室以漏水轉之以合璿璣所
加星度則渾象本別為一器唐李淳風梁令瓚
祖之始與渾儀並用宋沈括所上渾天之儀載
在宋史者其為論精密有志於復古儀象者可
考也

唐志曰曆法尚矣自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以閏
月定四時成歲其事略見于書而夏商周以三統改
正朔為曆固已不同而其法不傳至漢造曆始以八
十一分為統母其數起於黃鍾之龠蓋其法一本於

律矣其後劉歆又以春秋易象推合其數蓋傳會之說也至唐一行始專用太衍之策則曆述又本於易矣蓋曆起於數數者自然之用也其用無窮而無所不通以之於律於易皆可以合也然其要在於候天地之氣以知四時寒暑而仰察天日月星之行運以相參合而已然四時寒暑無形而運於下天日月星有象而見於上二者常動而不息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疾不相為謀其久而不能無差忒者勢使之然也故為曆者其始未嘗不精密而其後多踈而不合亦理之然也不合則屢變其法以求之自堯舜

三代以來曆未嘗同也唐自太初至麟德曆二十三

家與天雖近而未密也至一行密矣其倚數立法固無以易也後世雖有改作者亦依倣而已

朱熹曰古人曆法踈闊而差少今曆法愈密而愈差界限愈密則差數愈遠何故以界限愈密而踈越多也其差則一而古今曆法踈密不同故爾看來都只是不曾推得定只是移來轉合天之運行所以當年合得不差明後年便差元不曾推得天運定只是旋將曆去合那天之行不及則添些過則減些以合之所以一二年又差如唐一行大衍

曆當時最謂精密只一二年後便差

臣按熹又謂古之曆書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曆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嗟乎古人一定之法不可得而見矣得見推移增減以合天運如一行者亦可以隨時救失而不至於畧限密而踰越多矣

五代史司天掌日月星辰之象周天一歲四時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行十日十二辰以爲曆而謹察其變者以爲占占者非常之兆也以驗吉凶以求天意以

究人事其術藏於有司曆者有常之數也以推寒暑以先天道以勉人事其法信於天下術有時而用法不可一日而差差之毫釐則亂天人之序乖百事之時蓋有國之所重也後世其學一出於陰陽之家其事則重其學則末夫天人之際遠哉微矣而使一藝之士布筭積分上求數千萬歲之前必得甲子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於子謂之上元以爲曆始蓋自漢而後其說始詳見於世其源流所自止於如此是果堯舜三代之法歟皆不可得而考矣然自是以來曆家之術雖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於此

臣按歐陽脩謂差之毫釐則亂天人之序乖百事之時有國者所重在乎曆是以堯舜之治莫不以是爲先務命官治曆恒先事而爲之備惟恐其或至於差也

宋志宋興百餘年司天數改曆其說曰曆者歲之積歲者月之積月者日之積日者分之積又推餘分置閏以定四時非博學妙思弗能考也夫天體之運星辰之動未始有窮而度以一法是以久則差差則敝而不可用曆之所以數改造也物銖銖而較之至石必差况於無形之數哉

臣按自古帝王必先正曆象將以前民用授人時也夫聖人之治其於天地之理陰陽五行之運日月星辰之紀考驗推測無有不盡立法倚數固宜歷萬世而無忒徃徃傳之稍久其應輒差何哉蓋天地之數其妙有不可測者常在於秘忽毫釐之際而其象與氣推移羸縮亦有時而不齊故雖聖智不能盡窮焉積之歲月則曆之不能無差理固然也聖人不能使曆之無差然嘗因其差而正之謹按先儒程氏有言曆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

下閔之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朱子亦曰曆不能無差今之學曆者但知曆法不知曆理能布筭者洛下閔也能推步者其公石公也洛下閔等但知曆法揚雄知曆法又知曆理

國家承用勝國之曆乃許衡郭守敬等所訂定者也今歷年踰二百矣不能以不差方今以經術取士豈無能通曆學如衡與守敬者乎請於

曆官疇人之外別加詢訪委注必有能明曆理之楊子雲善立差法之邵堯夫者出焉以爲

聖朝了此一大事

元志曰明時治曆自黃帝堯舜與三代之盛王莫不重之去古既遠其法不詳然原其要不過隨時考驗以合於天而已漢劉歆作三統曆始立積年日法以爲推步之準後世因之歷唐而宋其更元改法者凡數十家豈故相爲乖異哉蓋天有不齊之運而曆爲一定之法所以既久而不能不差既差則不可不改也元至元十三年平宋詔許衡王恂郭守敬改治新

曆乃與南北日官參考累代曆法復測候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變參別同異酌取中數以爲曆本十七年曆成賜名曰授時曆尋詔李謙爲曆議發明新曆順天求合之微考證前代人爲附會之失誠可以貽之永久自古及今其推驗之精蓋未有出於此者也

臣按古今曆法至於元郭守敬可謂度越千古矣參以古制創立新法所謂類其同而知其中辨其異而知其變其授時曆雖漢太初唐大衍皆莫有過焉者也其所以度越前人者非虛言也蓋以今曆與古曆相較比而其疎密自見也

其說曰上能合於數百載之前則下可以行之來久此前人定說古稱善治曆者若宋何承天隋劉焯唐傅仁均僧一行之流最爲傑出今以其曆與至元庚辰冬至氣應相較未有不舛戾者而以新曆上推往古無不脗合又曰自春秋獻公以來凡二千一百六十餘年用太衍宣明紀元統天大明授時六曆推筭冬至凡四十九事大衍曆合者二十二不合者十七宣明曆合者二十六不合者二十三紀元曆合者三十五不合者十四統天曆合者三十八不合者十一

大明曆合者三十四不合者十五授時曆合者三十九不合者十事以前代諸曆校之授時爲密嗟乎數往所以知來攷古所以驗今今授時曆上而求之千載之前既無不合則下而推之千載之下其必不忒可知矣雖然大時不齊不齊則不能以皆同不同而更元立法以同之隨時考驗以合於天不能無望於

今日之許平仲郭守敬焉然則更元立法隨時考驗果何從而致力耶杜預曰治曆者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蔡邕曰以籌筭爲本以天文爲驗筭之既精驗之皆合則在人之天容而在天之天定矣

以上曆象之法臣按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言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曆隨時脩改以合天道我

朝承運以來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授時曆法以元至元辛巳爲曆元至今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

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脩
改今以洪武甲子歲前冬至爲大統曆元推
演得授時曆辛巳閏准分二十萬二千五十
分洪武甲子閏准分一十八萬二千七十分
一十八秒授時曆氣准分五十五萬六百分
洪武甲子氣准分五十五萬三百七十五分
授時曆辛巳轉准分一十三萬二百五十分洪
武甲子轉准分二十萬九千六百九十分授
時曆辛巳交准分二十六萬三百八十八分
洪武甲子交准分一十一萬五千一百五分
八秒當元統上言時歲在甲子也巳云年遠
數盈漸差天度矧今又歷一甲子而過其半
其年愈遠其數愈多其所差者當益甚也臣
愚以爲曆者國家之大事所以膺在躬之數
承上天之託以敬天道以授人時者端有在
于此臣請詔求天下通星曆之學如郭守敬
者以任考驗之責明天人之理如許衡者以
任講究之方失今不爲後愈差舛伏惟

聖明留神聽察臣於曆數之學素無師傳謹述
經史所載言及曆象之理者以爲

明時獻若夫推步占驗之法且見諸書者茲
不復贅

大學衍義補卷第九十三

大學衍義補卷第九十四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圖籍之儲

易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
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朱熹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天
下事有古未之爲而後人爲之固不可無者此類
是也

徐幾曰上古民淳事簡事之小大惟結繩以識之

亦足以爲治至後世風俗偷薄欺詐日生而書契不容不作矣書文字也契合約也言有不能記者書識之事有不能信者契驗之

程龍曰十三卦制器尚象凡所以爲民生利用安身養生送死之道已無遺憾矣然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卒歸之夬之書契何也蓋器利用便則巧僞生憂患作聖人憂之故終之以書契之取象其視網罟等象雖非一時之利實萬世之大利也故結繩初易爲網罟終易爲書契聖人以定大業斷大疑悉於書契乎觀百官治萬民察誠非書契不可

也十三卦終以夬卦之取象聖人之意深矣

臣按此字書之祖萬世書契之所自出文學之所由宗者也豈特一時治百官察萬民而已哉然萬世之下所以治百官察萬民者皆永賴焉夫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聖人作爲書契以垂萬世之用爲此而已後世乃至用之以駕虛誕之說紀浮夸之辭載怪僻之事寫滯蕩之情豈聖人始制文字之意哉

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

地域廣東西廣輪南北之數辨其山積石曰山林竹木曰林川注曰澤曰水鍾曰澤曰丘陵曰陵墳曰墳行曰行原曰原隰曰隰

鄭玄曰土地之圖若今郡國輿地圖

臣按此即後世地志圖經之所始也周禮大司徒之職首以建邦之土地之圖為任可見地官最當切而先者萬民之數九州之域五土之名物也後世圖經地志蓋原于此

國朝洪武三年命儒士魏俊民等六人編類天

下郡縣地理形勢降附始末為大明志永樂十

六年又遣官分行天下採摭事實然未成書

英宗皇帝乃命儒臣因其舊修成一書命曰

大明一統志然所輯者皆沿前代之舊載古今

事跡紀形勝備風俗考沿革廣見聞前古所未

有也揆之於大司徒所掌之圖則倍之矣然所

謂建邦之土地人民之數則未備焉臣請於地

圖之外依周禮別為一籍凡天下兩畿十三藩

及府州縣皆各為一圖縣合於州州合於郡郡

合於藩總為天下圖掌於戶部凡其疆域道理

山川物產里數戶口錢穀應所有者皆具其中
一有取舍歛散按圖而考其實粲然如指諸掌
也此成周盛時大司徒佐王安擾邦國之首務
小史掌邦國之志莫繫世辨昭穆

鄭玄曰志謂記也春秋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
之屬是也繫世則帝繫世本之屬是也

王昭禹曰父謂之昭子謂之穆父子相代謂之世
世之所出謂之繫莫繫世以知其本所出辨昭穆
以知其世序凡此皆有書小史則定而辨之

臣按古者封建之制行分土列爵各有分地各

有分民而在其邦國者亦各有其國之私書所
謂志者是也志雖作於侯國而籍則掌於王官
其事之大者在莫繫世辨昭穆焉後世封建之
制廢仕者無世官無分地然魏晉以來官有簿
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
必由於譜系歷代並有圖譜局置郎令史以掌
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譜事凡百官族姓
之有家狀者則上之官爲考定詳實藏於秘閣
副在左戶若私書有濫則糾之以官籍官籍不
及則稽之以私書所以人尚譜牒之學家藏譜

系之書自五代以來其書散佚不傳非獨官無
秘閣左戶之藏而士大夫能通譜牒之學者蓋
亦鮮矣

今制惟勲臣武胄有世官者襲替之際具其宗
圖藏在所司而文臣之初應舉入官者亦一具
家狀既仕之後不復究矣此亦一缺典也

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也記掌三皇五帝之書掌
達書名于四方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

鄭玄曰外令王令下畿外也四方之志若晉之乘
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三皇五帝之書所謂三墳五

典也

王昭禹曰掌四方之志則下以知風俗之所向三
皇五帝之書則上以考古昔之所行

臣按孔安國曰伏羲神農皇帝之書謂之三墳

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
言常道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
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者皆聚此書也今外
史所掌者四方之志其九丘之類也三皇五帝
之書卽所謂三墳五典也達其名于四方使天
下之人皆知有此書也今世天下郡縣皆有圖

經地志藏其副於學校而總收於禮部藏于

內閣

朝廷又頒五經四書於天下學校使校官掌之亦周官外史之遺意也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王昭禹曰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以天下之圖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則其所掌者特圖而已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則其所掌

者非特圖也又掌其地焉邦國諸侯之國也都鄙邦國之采邑也自邦國都鄙至於夷蠻閩貉戎狄雖有內外之殊然先王之政一視而同仁其人民之所聚財用之所出九穀之所生六畜之所產其數要不可以不辨也其利害不可以不知也數則列而計之也要則總而計之也利則凡可以利人者也害則凡可以害人者也周知其利害則將以興其利而除其害也

臣按先儒謂掌天下之地圖而隸於司馬謹之也戰國策士每言窺周室則可以按圖籍爭天

下漢大將軍王鳳亦云太史公書有地形阨塞
不宜在諸侯王然則古人圖志雖司徒營之即
藏之司馬秘不得見所以弭姦而防患也蕭何
入秦獨收圖籍自漢掌之司空浸以泄露當時
如淮南諸王皆按輿地圖謀變以此知古人之
慮遠矣觀此說則知古人重圖籍有如此者唐
人設兵部屬有四一曰職方部我

朝因之職方所掌者兵戎邊防之政而沿邊圖
本實在焉但不若周人悉掌天下之地云爾

左傳昭公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左史倚相趨過王

左史也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孔安國曰伏羲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
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
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
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
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
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
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

程頤曰所謂大道若性與天道之說聖人豈得而
去之哉若言陰陽四時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要

之理非如後世之繁衍末術也固亦常道聖人所
不去也或者所謂羲農之書乃後人稱述當時之
事失其義理如許行為神農之言及陰陽權變醫
方稱黃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五典既皆
常道又去其三蓋上古雖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
為治有迹得以紀載有史官以識其事自堯始耳
臣按三墳五典之說始見于此孔安國謂此即
上世帝王遺書則是書之來也久矣周禮外史
掌三皇五帝之書此書之掌於朝廷官職者也
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此書之

傳於學士大夫者也今三皇五帝之書存於世
者惟堯舜二典其他如九頭萬龍攝提等十紀
其說荒誕不經其後宋毛漸所得之三墳則又
偽妄顯然斷非古昔聖神之舊典也孔子刪書
始於堯舜所以為萬世法者皆日用常行之理
萬世帝王為治之大經大法無出此者矣

史記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
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古者詩三千
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
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

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

孔安國曰孔子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繁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替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

朱熹曰孔子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替周易皆傳先王之舊

臣按萬世儒道宗於孔子天下書籍本於六經六經者萬世經典之祖也爲學而不本於六經非正學立言而不祖於六經非雅言施治而不本於六經非善治是以自古帝王欲繼天而建極闡道以爲治莫不崇尚孔子焉所謂崇尚之者非謂加其封號優其祀典復其子孫也明六經之文使其義之不舛正六經之義使其道之

不悖行六經之道使其言之不虛夫然斯謂崇
尚孔子也已

秦始皇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

臣按秦無道之罪十數如壞井田刑三族坑儒
生罪妖言之類然皆一時之事也繼其後者苟
一旦興改革起廢之心其弊端可撤而去其墜
緒可尋而理也若夫詩書百家語皆自古聖帝
明王賢人君子精神心術之微道德文章之懿
行義事功之大建置議論之詳所以闡明已往
而垂示將來者固非一人之事亦非一日可成

累千百人之見積千萬年之久而後備具者也
乃以一人之私快一時之意付之烈焰使之散
爲飛煙蕩爲寒灰以貽千萬世無窮之恨嗚呼
秦之罪上通于天矣始皇李斯所以爲萬世之
罪人歟

漢書藝文志序曰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
大義乖戰國縱橫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殺也雜亂
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
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
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

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克秘府至成帝時以書
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
向校諸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大史
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畢向
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
向子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
與集略謂諸書有六藝略六藝六有諸子略有詩賦
同略之總要有六藝略六藝六有諸子略有詩賦
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

臣按此前漢藏書之始末夫自唐虞三代之書
至于孔子而備歷春秋戰國之世至于嬴秦而

缺漢高祖時戰爭未息文景時謙讓未遑武帝
者出始開獻書之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
至于成帝又遣求書之使命校書之官哀帝又
命官以輯其略焉夫獻書之路不開則民間有
書無由上達藏書之策不建則官府有書易至
散失欲藏書而無寫之者則其傳不多既寫書
而無校之者則其文易訛既校之矣苟不各以
類聚而目分之則其於檢閱考完者無統矣後
世人主有志於道藝而留心於載籍者尚當以
漢世諸帝為法

成帝河平三年上以中秘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之

臣按漢以來遣使求書始此夫自秦人焚書之後書籍散亡多矣漢興始收之開獻書路置寫書官與藏書府稍稍復集至成帝世又頗散失乃遣謁者求遺書於天下嗚呼書之在天下乃自古聖帝明王精神心術之所寓天地古今生人物類義理政治之所存今世賴之以知古後世賴之以知今者也其述作日多卷帙浩繁難於聚而易於散失苟非在位者收藏之謹而購

訪之勤安能免於喪失哉不幸而有所喪失明君良佐咸以斯文興喪爲念設法招求遣使蒐采懸賞以購之授官以酬之使其長留天地間永爲世鑒以毋貽後時之悔豈不韙歟

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四方鴻生鉅儒負帙自遠至者不可勝筭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並依七略而爲書部明帝幸三雍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監決如石渠

故事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
自此以後三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
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
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乃制爲滕囊及
王允所收而西者著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
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

臣按此後漢書籍之始末書籍自經秦火之後
固已無復先王盛時之舊漢興多方求之至哀
帝時劉歆總群書著七略大凡三萬三千九十
卷有禁中外臺之別又有太常太史中秘之殊

古書漸漸出也不幸遭王莽之亂焚燒無遺蓋
秦火之燒有意而燒其禍由於君也漢火之燒
無意而燒其禍由於民也嗚呼書籍之在世猶
天之有日月也天無日月天之道廢矣世無書
籍人之事泯矣何幸於天而往往遭焚燒之禍
哉迨夫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
術古書次第復出藏之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
明鴻都非一所也不幸又有董卓之亂焚蕩泯
盡魏氏代漢采掇遺亡分爲甲乙丙丁四部合
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晉惠之世靡有孑遺

東晉鳩聚其見存者但爲三千一十四卷而已
宋之書目凡萬五千七百四卷齊之書目凡萬
八千一十卷梁之多至二萬三千一百六卷隋
之多至三萬七千餘卷

隋文帝開皇三年秘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搜討
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疋校寫既定本卽歸主於是
民間異書往往間出

臣按牛弘上表請開獻書之路謂經籍自周衰
孔子刪述之後凡有五厄秦人吞六國墳籍掃
地一厄也王莽之末並從焚燼二厄也獻帝移

都西京燔蕩三厄也晉世劉石憑陵從而失墜
四厄也侯景破梁悉送荊州周師入郢焚之外
城五厄也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
膺隋代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
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猥發明詔
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致觀閣斯積文帝納之使
人搜討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臣竊以爲自
隋之後唐有祿山黃巢之亂極而至于五代之
季宋有女真蒙古之禍極而至于至正之末其
爲厄也又不止五矣大凡天下萬事萬物禍亂

之時雖或蕩廢然一旦治平皆可稍稍復舊惟
所謂書籍者出於一人之心各為一家之言言
人人殊其理雖同而其所以為言者則未必同
其間闡義理著世變紀事蹟莫不各極其至皆
有所取一有失焉則不可復雖復之亦非其真
與全矣是以古先聖王莫不致謹於斯以為今
之所以知昔後之所以知今者之具珍藏而愛
護之惟恐其損失也講究而校正之惟恐其訛
舛也既有者恒恐其或失未有者惟恐其弗得
雖以偏安尚武衰亂之世莫不知所愛重矧重

熙累洽之世好文願治之君哉

唐分書為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
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
自為之書者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初隋嘉則
殿書三十七萬卷至武德初有書八萬卷重複相揉
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為秘書監請購天下
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為書手繕寫藏于內庫
玄宗命馬懷素為修圖書使與褚無量整比尋置修
書院其後大明宮光順門外東都明福門外皆創集
賢書院學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給麻紙五千番

季給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兔千五百皮爲筆材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爲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安祿山之亂尺簡不藏元載爲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至文宗時鄭覃侍講進言經籍未備因詔秘閣搜採於是四庫之書復完分藏于十二庫黃巢之亂存者蓋

歐陽修曰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註箋解義疏之流轉

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爲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於上古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僞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里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絀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遊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辯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嗚呼六經

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宏博各盡其術而怪竒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竒博愛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文華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者歟

臣按此有唐一代藏書之本末臣嘗謂天下之物雖空青水碧物外之竒寶既失之皆可復得也惟經籍在天地間爲生人之元氣紀往古而示來今不可一旦無焉者無之則生人貿貿然

如在冥塗中行矣其所關係豈小小哉民庶之家遷徙不常好尚不一既不能有所收儲所賴石渠延閣之中儲積之多收藏之密扃鑰之固藏貯者有掌固之官闕略者有繕寫之吏損壞者有修補之工散失者有購訪之令然後不至於泯爛散落爾前代藏書之多有至三十七萬卷者今內閣所藏不能什一多歷年所在內者未聞有所稽考在外者未聞有所購求臣恐數十年之後日漸損耗其所關係非止一代一時之事而已也伏望

聖明爲千萬年之遠圖毋使後世志藝文者以書籍散失之咎歸焉不勝千萬世斯文之幸

五代後唐莊宗同光中募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試銜其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

明宗長興三年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

胡寅曰有天下國家必以經術示教不意五季之君夷狄之人而知所先務可不謂賢乎然命國子監以木本行以一文義去舛訛使人不迷於所習善矣頒之可也鬻之非也或曰天下學者甚衆安得人人而頒之曰以監本爲正俾郡邑皆傳刊焉

何患於不給國家浮費不可勝計而獨靳於此哉葉夢得曰唐以前書籍皆寫本人以藏書爲貴精於讐對故徃徃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讀誦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板印行宋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多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旣一以板本爲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

臣按後世雕印書籍始于此夫自有板本以來

學者易於得書不必假借購求抄寫傳錄而得
以誦習考閱誠莫大之利也然書肆刻本往往
承訛襲舛有誤學者乞命翰林儒臣將九經
十九史及諸儒先所著述有補於正道名教者
嚴加校正字畫行款必須正當歸一命工鋟梓
藏於國子監付典籍掌之遇天下板本有缺文
疑義咸來取正是亦一道德以同文之一端也
然臣於此又有一見今世學校所讀誦人家所
收積者皆宋以後之五經唐以前之註疏講學
者不復習好書者不復藏尚幸十三經註疏板

本尚存於福州府學好學之士猶得以考見秦
漢以來諸儒之說臣願特敕福建提學憲臣時
加整葺使無損失亦存古之一事也餘如儀禮
經傳通解等書刻板在南監者亦宜時爲修補
周世宗以史館書籍尚少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加
優賜以誘致之而民間之書傳寫舛誤乃選常參官
三十人校讐刊正令於卷末署其名銜焉

臣按周世宗當五代擾攘之際尚留心文事如
此况當承平之世而經籍圖書乃其祖宗所貽
留者手澤沾漑所存忍使之散軼不全乎館閣

職清務簡不預他務宜委之校讐刊正俾於每
卷之末署其名銜有不究心者坐以曠官之罪
宋初有書萬餘卷其後削平諸國收其圖籍及下詔
遣使購求散亡三館之書稍復增益太宗始建崇文
院而徙三館之書以實之又分三館書萬餘卷別為
書庫名曰秘閣真宗時命三館寫四部書二本置龍
圖閣及太清樓而玉宸殿四門殿亦各有書萬餘卷
已而王宮火延及崇文秘閣書多煨燼其僅存者遷
于右掖門外謂之崇文外院命重寫書籍選官詳覆
校勘掌以參知政事一人領之仁宗既新作崇文院

命學士張觀等編四庫書做開元四部錄為崇文總
目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神宗改崇文院為秘書
省徽宗更崇文總目為秘書總目詔購求士民藏書
其有所秘未見之書足備觀采者仍命以官且以三
館書多逸遺命建局以補全校正為名設官總理募
工繕寫自熙寧以來搜訪補葺至是為盛矣始太祖
太宗真宗三朝次仁英兩朝至神哲徽欽四朝撮其
當時之目為部六千七百有五為卷七萬三千八百
七十有七焉迨夫靖康之難而宣和館閣之儲蕩然
靡遺高宗移蹕臨安乃建秘書省於國史院之右搜

訪遺闕屢優獻書之賞於是四方之藏稍稍復出而
館閣編輯日益富矣當時類次書目得四萬四千四
百八十六卷至寧宗時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
卷視崇文總目又有加焉

史臣曰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
成天下文之有關於世運尚矣然書契以來文字
多而世道日降秦火而後文字多而世教日興其
故何哉蓋世道升降人心習俗之致然非徒文字
之所爲也然去古既遠苟無斯文以範防之則愈
趨而愈下矣故由秦而降每以斯文之盛衰占斯

世之治忽焉宋有天下先後三百餘年考其治化
之汗隆風氣之離合雖不足以擬倫三代然其時
君汲汲於道藝輔治之臣莫不以經術爲先務學
士縉紳先生談道德性命之學不絕於口豈不彬
彬乎進於周之文哉宋之不競或以爲文盛之弊
遂歸咎焉此以功利爲言未必知道者之論也自
南渡之後迄於終祚國步艱難軍旅之事日不暇
給而君臣上下未嘗頃刻不以文學爲務大而朝
廷微而草野其所製作講說紀述賦詠動成卷帙
叅而數之有非前代之所及也雖其間鈇裂大道

疣贅聖謨幽怪恍惚瑣碎支離有所不免然而瑕
瑜相形雅鄭各趣譬之萬派歸海四瀆可分繁星
麗天五緯可識求約於博則有要存焉

臣按此有宋一代藏書之始末

太宗太平興國九年詔曰國家宣明憲度恢張政治
敦崇儒術啓迪化源國典朝章咸從振舉遺編墜簡
當務詢求眷言經濟無以加此宜令三館以開元四
部書目閱館中所闕者具列其名詔中外購募有以
亡書來上及三百卷者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
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本寫畢還之

仁宗嘉祐中詔曰國初承五代之後簡編散落三館
聚書僅纔萬卷其後平定列國先收圖籍亦嘗分遣
使人屢下詔命訪募異本校定篇目聽政之暇無廢
覽觀然比開元遺逸尚衆宜加購賞以廣獻書中外
士庶並許上館閣闕書卷支絹一疋五百卷與文資
官

臣按宋朝以文爲治而於書籍一事尤切用心
歷世相承率加崇尚屢下詔書搜訪遺書或給
以賞或賜以官凡可以得書者無不留意然猶
慮其或有非常之變每卷皆有副本分貯各所

是以真宗之時崇文秘閣之災而猶存太清樓
之儲徽宗設官提舉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
置太清樓一置秘閣其寓意深矣我

朝不專設館閣官凡前代所謂省監皆歸於翰
林院翰林院專設官以司經籍圖書名曰典籍
凡國家所有古今載籍皆在所掌文於國子監
設典籍一員司凡大學所有經籍及板本之屬
臣考唐人謂人之博學者曰行秘書而宋人之
評詩者亦曰胸中無國子監不可讀杜詩而書
史之有訛舛者必校正之以監本則此二者乃

自古藏貯經籍之所我

朝館閣之職凡前代所謂集賢院崇文院秘書
省秘閣皆不復置官惟於翰林太學置此官二
員今翰林院秘藏皆在文淵閣其典籍固有所
職掌惟兩京太學典籍幾於虛設臣聞永樂中
太宗皇帝肇建北京敕翰林院凡南京文淵閣所
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
一部送京餘悉封識收貯如故則是兩京皆有
儲書也夫天下書籍盡歸內府其人家所有
者蓋亦無多其間多有人家所無者今幸其猶

存於此萬一有所踈失則永絕矣可不惜哉今
幸 國家無事正

天子崇儒右文之時忍使古昔聖賢垂世立教之
言載道爲治之具傳之數千百年者一旦不幸
或有意外之變乃至於今而泯盡豈不貽千古
之求歎哉臣請 敕內閣儒臣將南北兩京文
淵閣所藏書籍凡有副本於南京內閣及兩監
各分貯一本其無者將本書發下兩監

敕祭酒司業行取監生抄錄給與人匠紙筆青
令各堂教官校對不限年月陸續付本監典籍
掌管如此則一書而有數本藏貯又有異所求
無踈失之虞矣

神宗元豐三年改官制以崇文院爲秘書省刊寫分
貯集賢院史館昭文館秘閣經籍圖書以秘書郎主
之編輯校定正其脫誤則校書郎正字主之歲於仲
夏曝書則給酒食費諫官御史待制以上官畢赴

臣按宋有館閣之職以司經籍圖書秘書郎職
掌收貯葺理校書郎正字職在編輯校定

今制不設館閣併其職於翰林院夫無專官則
無專任臣請於典籍之外其脩撰編脩檢討皆

以編輯校定之任專委其人而責其成功每歲三伏會官曝書如宋制因閱其數如此則葺理有官而編簡不至於脫誤考校有人而文義不至於訛舛考閱有時而載籍不至於散后矣

徽宗大觀四年秘書監何志同奏慶曆間嘗命儒臣集四庫秘藏叙次為籍名之曰崇文總目其書之總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今一館所藏善否相揉號為全本者不過二萬餘卷而脫簡斷編亡散闕逸之數亦如之宜及今有所搜採視慶曆舊錄及總目之外別有異書並許借傳從之

臣按何志同言及今有所搜採視慶曆舊錄及總目之外別有異書並許借傳蓋欲將館閣中書目錄出示中外凡日中所無有者借傳以廣其藏也此事關係甚大非惟一時事蓋萬世之事也

以上圖籍之儲臣按人君為治之道非一端然皆一世一時之事惟夫所謂經籍圖書者乃萬年百世之事焉蓋以前人所以敷遺乎後者凡歷幾千百年而後至於我而我今日不有以脩輯而整比之使其至

我今日而廢墜放失焉後之人推厥所由
豈不歸其咎於我之今日哉是以聖帝明
王所以繼天而子民者任萬世世道之責
於已莫不以是為先務焉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之初庶務草創日不暇給
而首先求遺書於至正丙午之初是時猶
未登

寶位也嗚呼

大聖人所見所為自與其他帝王不同其所
以為

聖子神孫之詒謀者至矣

踐其阼而承其統者可不思所以體其心
而繼述其事者乎

而樂未其車亦平
 則其初由來其意亦不思所以
 聖子軒赫之治其亦不矣

大學衍義補卷第九十五

治國平天下之要

備規制

權量之謹

舜典同律度量衡

孔穎達曰律者候氣之管而度量衡三者法制皆
 出於律度有丈尺量有斛斗衡有斤兩皆取法於
 律

蔡沈曰律謂十二律六為律六為呂凡十二管皆
 經三分有竒空圍九分而黃鍾之長九寸既以之

制樂而節聲音又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黃鍾之管其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爲龠而十當作合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鍾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此黃鍾所以爲萬事根本諸侯之國其有不一者則審而同之也

臣按律者候氣之管所以作樂者也而度量衡

用以度量長短量多寡稱輕重所用與律不同而帝世巡守所至同律而必及於度量衡何哉蓋以度量衡皆受法於律於此審之三者之法制皆與律同斯爲同矣誠以是三物者其分寸龠合銖兩皆起於黃鍾而與候氣之律同出於一按律固可以制量度衡而考度量衡亦可以制律此聖人制律而及度量衡之本意也然聖人不徒因律而作樂而用之於郊廟朝廷之上而又頒之於下使天下之人用之以爲造作出納交易之則焉其作於上也有常制其頒於下也

有定法苟下之所用者與上之所頒者不同則
上取於下者當短者或長當少者或多當輕者
或重下輸於上者當長者或短當多者或少當
重者或輕下虧於民上損於官操執者有增減
之弊交易者有欺詐之害監守出納者有侵尅
陪備之患其所關係蓋亦不小也是雖唐虞之
世民淳俗厚帝王爲治尚不之遺而况後世民
僞日滋之時乎乞 敕所司每正歲申明舊制
自朝廷始先校在官之尺度斗斛權衡使凡販
受民間租稅器物不許過則又於凡市場交易

之處懸掛則樣以爲民式在內京尹及五城禁
馬司官在外府州縣官每月一次校勘憲臣出
巡所至必令所司具式呈驗公私所用有不如
式者坐其所司及所造所用之人是亦王政之
一端也

五子之歌曰明明我祖禹也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遺也
厥子孫關通石也和平鈞王府則有

蔡沈曰典則治世之典章法度也百二十斤爲石
三十斤爲鈞鈞與石五權之最重者也關通以見
彼此通同無折閱之意和平以見人情兩平無乖

後事紀卷之五
三
爭之意言禹以明明之德君臨天下典則法度所以貽後世者如此至於鈞石之設所以一天下之輕重而立民信者王府亦有之其爲子孫後世慮可謂詳且遠矣

臣按聖人本律作器以一天下者非止一鈞石也而五子所歌舉大禹所貽之典則止言鈞石而不及其他何哉先儒謂法度之制始於權槌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是權衡者又法度之所出也故以鈞石言之嗟夫萬物之輕重取信於權衡五權之

輕重歸極於鈞石是雖一器之設而與太宰所掌之六典八則同爲祖宗之所敷遺承主器而出治者烏可荒墜先祖之緒哉

周禮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陳其貨賄出其度量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同其數器壹其度量

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十有一歲同度量同數器

臣按三代盛時所以制度量以定長短多寡以取信於天下者非但王府則有凡諸侯之國道路之間莫不有焉天子時巡則自用以一侯國

後事補考卷五
四
之制非時巡之歲則又設官以一市井道路之制焉是以當是之時一器之設一物之用莫不合於王度而無有異同否則非但不可行且有罪焉此天下所以一統也歟

典瑞璧羨以起度

玉人璧羨度尺好

璧孔也

三寸爲一度

鄭玄曰羨者不圓之貌蓋廣徑八寸袤八尺以起度

蔡元定曰按爾雅肉倍好謂之璧羨延也此璧本圓徑九寸好三寸肉六寸而裁其兩旁各半寸以

益上下也其好三寸所以爲璧也裁其兩旁以益上下所以爲羨也袤十寸廣八寸所以爲度尺也以爲度者以爲長短之度也則周家十寸八寸皆爲尺矣陳氏言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爲尋倍尋爲常王昭禹曰夫度在禮則起於璧羨在樂則起於黃鍾之長先王以爲度之不存則禮樂之文熄故作璧羨使天下有考焉

臣按班固漢志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孫

子筭術蠶所吐絲爲忽十忽爲一絲十絲爲一
毫十毫爲一釐十釐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
爲一尺十尺爲一丈則尺固當以十寸爲正矧
天地之數生於一而成於十十者天地之足數
也以是爲度以定萬物之長短豈非一定之理
中正之道哉璧羨旣起十以爲丈引又起八以
爲尋常則非一定矣設欲用八去其十之二是
則八也又何用別爲之制哉臣愚以爲璧羨雖
古人之制然宜於古而未必宜於今也請凡今
世所用之人壹以人身爲則謹考許慎說文寸

十分也人手卻一寸動脈謂之寸口十分爲寸
則十寸爲尺也宜敕有司考定古法凡寸以中
人手爲準鑄銅爲式以頒行天下凡所謂八寸
六寸之尺雖古有其制皆不得行焉則用度者
有定準製造者有成法矣或曰人之手有短長
體有肥瘠烏可據以爲定哉曰自古制度者或
以黍黍或以絲忽地之生黍豈皆無小大蠶之
吐絲豈皆無粗細何獨致疑於人身哉且身則
人人有之隨在而在擬寸以指擬尺以手雖不
中不遠矣

槩氏為量改煎煉也金錫則不耗不復不耗然後權之

權之然後準平水之準之然後量量以之量之以為黼

容六斗四升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黼其醫一寸

其實一豆四寸其耳三寸其實一升兩合為合重一

鈞三十斤其聲中黃鍾之宮際所以而不稅不征其銘

曰時是文文德之君思索思索以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

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

王昭禹曰量之為器內方而外圓則天地之象也

其醫一寸其耳二寸則陰陽奇耦之義也其重一

鈞則權衡之法寓焉其聲中黃鍾則律呂之法寓

焉夫黃鍾為律之本而宮為五聲之綱量之所制

其本起於黃鍾之龠其成也聲又復中於黃鍾之

宮豈非以天下之法於此乎出而五則之法於此

乎成歟非特此也宮於五行為土於五常為信則

以量為法則之主且以立信於天下也惟其立信

於天下故與天下為公平而不敢私焉

鄭敬仲曰量之為物其粗則寓於規矩法度之末

而其妙極於天下之精微蓋出於時文之思索而

歸諸大中至正之道民所取中而比者也雖童子

適市莫之或欺矣出之以內宰掌之以司市一之

以合方氏同之以行人凡以觀四國也舜之巡守所以同度量而孔子亦曰謹權量四方之政行焉五子之歌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所謂未啓厥後茲器維則者也

臣按先儒謂粟之爲義有堅粟難渝之義使四方觀之以爲則萬世守之以爲法以立天下之信無敢渝焉所以名工謂之臬氏也夫三代之量以金錫爲之外圜而內方以象天地後世則改用木而內外皆方失古意矣古昔先王所以

垂典則於子孫以示四方信後世者既有所謂大經大法而於器物之製作又皆各有成法焉然又恐其歲久而易壞也又必鎔煉金錫而鑄爲之器權其輕重之劑準其高下之等既精既堅無餘無欠刻爲銘文以爲世則置之王府之中以示天下之式以垂後世之範使其是遵是用不敢有所渝易焉以此爲防末代乃有以公量收私量貸以暗收人心潛移國祚如齊陳氏者然後知古先哲王於巡狩之時必同度量衡於行政之初必審權量非故爲是屑屑也其爲

慮一何遠哉

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

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

即詩言南東其畝也

百四十六畝三十

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

分

陳澹曰古者八寸爲尺以周尺八尺爲步則一步

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

五尺一寸二分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尺二

寸八分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

六畝二十五步一寸六分十分寸之四與此百四

十六畝三十步不相應宜亦倣此推之

臣按孟子言仁政必自經界始所謂經界者治

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後世田不井

授凡古之溝塗封植之界限盡廢所以經界者

不過步其遠近量其廣狹分其界址以計其頃

畝之數焉耳然欲計之而無所以經畫之尺度

可乎大江以北地多平原廣野若欲步筭固亦

無難惟江南之地多山林險隘溪澗阻隔乃欲

一一經畫之使無遺憾豈非難事哉古人丈量

之法書史不載惟王制僅有此文然止言古今

尺步畝里之數而不具其丈量之法今世量田
 用所謂步弓者不知果古法否然傳用非一日
 未必無所自也是法也施於寬廣平行之地固
 無不可惟於地勢傾側紆曲尖邪之處其折量
 細筭為難小民不人人曉也是以任事之人易
 於作弊宋南渡初李椿年言經界不正十害首
 行於平江然後推及於諸郡當時亦以為便惟
 閩之汀漳泉三郡未及行朱子知漳州言于朝
 力主行之然竟沮於言者或曰宋人經界之法
 可行否歟曰何不可之有使天下藩服郡縣皆

得人如李椿年朱熹鄭昭叔斯行矣雖然猶未
 也苟非大臣有定見得君之專以主之於上豈
 能不挫於群議而終於必行哉

月令仲春之月日夜分則同度量鈞平衡稱上石二百

仲秋之月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斤三十石角

鄭玄曰因晝夜等而平當平也同角正皆所以平
 之也

吳澂曰衡下但言石於五者之中舉其至重者言

也上曰量下又曰斗角者先總言其器後言其名也權者衡之用概者量之用唯度既不析其名又不言其用者度自用無爲之用者也

臣按古先盛王凡有施爲必順天道是以春秋二仲之月晝夜各五十刻於是乎平等故於此二時審察度量權衡以驗其同異或過而長或過而短或過於多或過於少或過於重或過於輕皆有以正而均之使之皆適於平焉後世事不師古無復順時之政雖有度量權衡之制一頒之後聽民自爲無復審察校量之令固有累

數十年而不經意者矣况一歲而再舉乎民僞所以日滋國政所以不平此亦其一事也

論語謹權量四方之政行焉

饒魯曰謹權量是平其在官之權衡斗斛使無過取於民關石和鈞王府則有固是要通乎官民然民間權量關係尚淺最是官府與民交涉便易得加增取盈今之苗斛皆然當紂之時必是取民過制所以武王於此不容不謹

臣按饒魯謂民間權量關係尚淺最是官府與民交涉便易得加增取盈今之苗斛皆然嗚呼

豈但一苗斛哉苗斛之弊比其他為多爾凡官
府收民貢賦其米麥之類則用斗斛布帛之類
則用丈尺金銀之類則用權衡三者之中丈尺
為害較淺惟斗斛之取盈積少成多權衡之按
抑以重為輕民之受害往往積倍蓰以至于千
萬多至破家鬻產以淪于死亡用是人不能聊生
而禍亂以作武王繼商辛壞亂之後即以謹權
量為行仁政之始言權量而不言度非遺之也
而所謹尤在於斯焉謂之謹者其必丁寧慎重
反覆詳審而不敢輕忽也歟

禮志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木起

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黑色中不大不小者一黍之廣度

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

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夫度者別於分寸

為寸音約於尺張於丈信於引引者信天下也職在

內官廷尉掌之

臣按以上言度五度之義分者可分列也寸者

寸也尺者隻也丈者張也引者信也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

龠用度數審其容因度以生量審以子穀秬黍中者

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善也矣夫量者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

臣按以上言量五量之義龠者躍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音閤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也斗者聚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

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

而五權謹矣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
臣按以上言權五權之義銖者殊也物繇忽微始至於成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鍾律之重也斤者明也鈞者均也石者大也

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為物之至精不為燥溼寒暑變其節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用竹為引者事之宜也

臣按五度之法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惟引則用竹蓋引長十丈高一寸廣

六分長而難以收藏故用竹篾爲之爲宜也五
量之法用銅方尺而圍其外旁有疵不滿焉其
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其狀
似爵夫班志於度量二者皆言其所以製造之
質或用銅或用竹獨於權衡略焉乃於下文總
言度量衡用銅者意者權衡亦用銅歟後世於
度量二者用木爲之度間有用銅者而斗斛之
制用銅鮮矣權之爲器非若度量雖有長短大
小之不同而各自爲用惟權之一器則兼衡與
準而參用之所以爲之質者亦各不同準必以

繩權必以銅而衡則以木若銅爲之也後世一
惟用木耳臣請詔有司考校古今之制鑄銅爲
度量權衡之式藏在戶部頒行天下藩服郡縣
凡民間有所製造必依官式刻其成造歲月匠
作姓名赴官校勘印烙方許行使

秦始皇二十六年一衡石丈尺

呂祖謙曰自商君爲政平斗角權衡丈尺其制變
於古矣至是并天下一之皆令如秦制也然此乃
帝王初政之常秦猶沿而行之至於後世則鮮或
舉之矣

臣按秦事不師古至爲無道而猶知以一衡石
丈尺爲先務况其不爲秦者乎然呂祖謙作大
事記於始皇平六國之初書曰一衡石丈尺而
呂其解題則云自商君爲政平斗角權衡丈尺意
其所書之石非鈞石之石也後世以斛爲石其
始此歟

宋太祖詔有司精考古式作爲嘉量以頒天下凡四
方斗斛不中度不中式者皆去之又詔有司按前代
舊式作新權衡以頒天下禁私造者

太宗淳化三年詔曰書云同律度量衡所以建國經
帝立民極也國家萬邦咸乂九賦是均顧出納於有
司繫權衡之定式如聞秬黍之制或差毫釐鍾鈎爲
姦害及黎庶宜令詳定稱法著爲通規

臣按宋太祖太宗皆起自民間熟知官府出納
之弊故其在位首以謹權量爲務史謂比用大
稱如百斤者皆懸鈎於架植鑲於衡或偃手或
抑按則輕重之際殊爲懸絕於是更鑄新式悉
由索黍而齊其斤石不可得而增損也又令每
用大稱必懸以絲繩旣置其物則却立以視不
可得而抑按由是觀之可見古昔好治之君莫

不愛民其愛民也凡官吏可藉以害民者無不預爲之禁革則雖一毫之物不使過取於民彼其具文移著律例約束非不備刑罰非不嚴然利之所在人惟見利而不見害徃徃外法以巧取依法以爲姦孰若每事皆立爲一法如宋人之於權衡必齊其斤石不可得而增損又俾操執者却立以視而不得按抑噫使凡事事皆準此以立爲之法則官吏無所容其姦而小民不至罹其害矣

程頤曰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

皆不可闕

朱熹曰所謂文章者便是文飾那謹權審量讀法平價之類耳

臣按程子謂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皆不可闕朱子謂文章便是文飾那謹權審量之類然但言文章而不及綱紀臣竊以謂權而謹之量而審之使其長短適平多寡酌中固是文飾之意然於操執之時或鈎錘之轉移衡尾之按抑收放之際或斛面之加淋旁疵之搖撼則是無綱紀矣是知聖人爲治無一善之徒行

無一法之徒立一器之設雖小也而必正其制
度一物之用雖微也而必防其病弊惟恐一事
之或失其宜一民之或被其害此所以鉅細精
粗無不畢舉上下四方無不均平也歟

以上權量之謹臣按舜巡狩同律度量衡
而此止云權量而不及度者蓋論語叙武
王之行政止言謹權量朱子註孟子引程
子之言亦止言謹權審量而不及度意者
權量之用比度為切歟不然則舉二以包

其一也

大學衍義

補卷第九十庫

